

# 且随陈亮去京口

□王石周

江苏镇江,古称润州、京口、南徐,北临长江,是我国南北交通要冲,军事战略重地,素有“长江锁钥”“天下第一江山”之誉。

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春,陈亮为第四次上书孝宗皇帝,特地到京口、金陵实地考察地理形势,与京口有了很深的交集。我们不妨跟随陈亮的足迹,去寻访他当年的遗踪,体味他当时的心境。

陈亮以布衣之身,却毕生以军国大事自任,以抗金复国为志。乾道五年(1169)二十七岁时,上中兴五论,有如石沉大海,过了十年,淳熙五年(1178),三十六岁的陈亮又向孝宗皇帝连上三书,可说“健论纵横,气盖一世”,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并欲“诏令上殿,将擢用之”;又被孝宗周围一班奸佞之徒、昏庸之辈所阻挠,想给陈亮一官半职以了事。陈亮愤然不屑一顾:“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又过了十年,太上皇赵构死了,陈亮再一次燃起对孝宗皇帝希望的热情,奋起北向之志,萌发了上书的念头。为了上书,因“疑书册之不足凭”,特地到京口、金陵实地考察。他在《复吕子约祖俭信》中说:“二月间匆匆告违,即有金陵、京口之役。”

京口形势,首推北固山,登揽之胜,当为多景楼。多景楼,古代长江三大名楼之一,为历代文人雅士登赏吟咏之所。而陈亮在山河破碎、朝廷偏安之时登楼,自然没了骚人墨客的闲情逸致,更多的是英雄豪杰的愤激之情。登楼环望,但见长江滔滔一分南北,而京口三面岗峦环绕,此乃天造地设、进可攻、退可守的天险。凭此山川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收复中原,为什么竟把它当作南北的疆界,苟安一隅?这不同六朝的统治者偏安江南,为一门一户私利窝里斗一样?他们自以为依凭长江天险可长保偏安,早已“直把杭州作汴州”,沉醉于西湖歌舞之中,那还管得上中原呻吟在异族铁蹄下的广大同胞!陈亮愈想愈怒,不胜愤激!但是考察是为了向孝宗上书,看着眼前的江山形胜,他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甚至有了几分激动。一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万丈豪情,激发陈亮写出了千古名篇——《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该词开头就问:“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不想八百多年后的1975年7月28日,白内障术后复明的

毛泽东倚在病榻读书,突然涕泪横流,不能自抑。据他的保健医生唐由之回忆,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原来毛主席读的是南宋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是毛泽东神会陈亮词的深意,抚时感事,触动心弦,才产生那么强烈的共鸣。

考察京口、金陵之后,陈亮第四次向孝宗上书,即《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他说:“臣尝疑书册之不足凭,故尝一到京口、建业,登高四望、深识天设地险之意,而古今之论为未尽也。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傍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为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为天下雄。盖其地势当然,而人善用之耳。臣虽不到采石,其地与京口股肱建业,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而为一哉!”他强烈建议孝宗迁都建业,并纵论恢复中原大业谋略。岂知在位二十七年,却有二十五年受制于赵构的孝宗,这时早已失去了继位之初的豪情,再无北伐之志,陈亮又再次陷入上书无果的境地,满怀悲愤地回到了永康家中,这时他已46岁。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祸也。北方广大同胞望眼欲穿,等来的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直至南宋灭亡。这是国家的悲剧,也是陈亮的悲剧。

陈亮一生政治上屡不得志,命运坎坷、奔走祸患,被折磨得半死,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强者总有软肋,英雄也有无奈。当年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次京口之行,陈亮想做“江上之人”。他在给吕子约的信中说:“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买得一两处芦地,便为江上之人矣。”五七年后,庶几成一不刺人眼也。”又在《与尤延之侍郎书》说:“亮仲冬将复有京口之行”。而在《与章德茂侍郎书》又云:“乡间岂可复居,京口亦恐惹人闲话。今只当买一小业于彼,却于垂虹(注:桥名,横跨吴淞江。吴淞江,古亦称松江。桥址在今吴江市)之傍买数间茅屋,时以扁舟寻范、张、陆辈于吴淞江之上以终残年。其他一笔勾断,不复作念矣。”那时他常往来金陵、京口、松江之间,但最终没有成为“江上之人”,其“以终残年”云云,那只不过是情绪低落时的一时气话。

英雄总归是英雄,任何艰险压不垮,自会重新振作,当然其前路也不会平坦。至于其芦地茅屋,也因年深日久不可寻找了。据说他的长子陈沆,后移居无锡城郊,如今人丁兴旺,这是否与陈亮当年所置的产业有关,只有留诸考证了。

# 近墨者蓝

□墨痕

飘曳门帘上的天蓝、桌旗的钴蓝、茶杯垫的藏蓝、沙发靠包的紫蓝、墙上布包的海蓝、柔软丝巾的粉蓝……一间十几平米的小车库里,随处可见的“蓝”。一个烧得红红的炭火炉子,一盏海派风格的老式台灯,一块老门板台面,我和一个脸上的笑如冬日暖阳,身上围着土布围裙的女子面对面,捧着一杯香气氤氲的红茶,聊起了她的故事,她的蓝。

谁的人生没点故事!三十岁时她开着陆虎,和老公一起经营电动工具厂,打理包装设计公司,事业风生水起。四十岁时她收掉全部的产业投资休闲洗浴行业,界跨得有多大野心就有多大。没曾想,短短一年后却要把房子、车子、还有心爱的名牌包包通通卖掉还债。她说,一夜之间从天上啪叽摔地下,以为再也爬不起来。她说负债累累的日子里卖保险、煲糖水,还试图做一个民宿管家,她说寻找可以获得新生的事业就像寻找真爱。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草木染。突然发现植物里的色彩和生活一样奇妙:用板蓝根可以染深浅不一的蓝,以苏木染各式各样的红,还有洋葱皮的黄、莲子壳的褐、地衣的紫……草木染(又名植物染)有许多颜色与方法,可以让身体验到自然与造物的神奇。在没有化学染料的时代,不仅是中国,世上每个诞生文明的角落都有着植物染色的记忆。只是身在工业社会和消费时代的我们,在化学染料的包裹中似乎渐渐不记得了。草木染的怀旧情绪让她找到了青春的回忆,她说,草木染是植物用生命书写给布料的情书,而我们是那位传递的人。所有草木染料取于自然,使用后又分解而回归于自然,永续循环,正如生命的轮回,源于泥土,归于尘土。

当身边一些朋友得知她这个想法后,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能赚钱吗?怎么赚钱?能赚多少钱?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一种爱好一种情怀,你目前的经济条件能支

撑吗?生活是现实的,你又有多少时间可以耗?一连串的质疑和拷问,她犹豫了摇摆了。

她把自己关在小车库里摆弄着染品,翻阅着关于草木染的书籍。“一方布,一颗石,用植物染留住这一季花草的荣颜,不需要添加剂,也不用熬煮萃取,从杯垫到衣物,从抱枕到窗帘,一花一草就这么自由自在,姿态优雅的走进我的生活,常伴左右。”她说每当看到这段文字,就会想起那时一个人背着背包深入到贵州安顺、兴义等地去拜师学艺。她比别人更认真更用心,只为了那完整的传统老方法,为了那最原始的手艺。在草木染众多的颜色中,她偏爱蓝。“蓝有文雅的气质,给人以宁静稳重的感觉,是最受推崇的。《楞严经》有云:‘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蓝,有一种出世脱俗的感觉。’她的眼里泛着光,她被这片蓝深深吸引着。她的内心充满着温暖和力量,她相信自己的生活能像花草树木一样自由自在。

于是,这个小小的车库就成了一个大染缸,她与植物为伴,沏上一壶茶,听着一首柔和的歌,看着那些蓝色透出的某种沉静和隽永,看着植物染色的布料在使用过程中因为光照和空气氧化逐渐发生的变化。那些颜色总是复杂而温和的,是活的,好像连生命的迹象都被保留了下来,散发着一股宁静的、生活的味道。她在布料上进行一场场探险,也获得了一次次重生。

茶过三巡,人已微醺,故事接近尾声,主人公也该揭开神秘的面巾。她说:“我叫墨时,是一个染人,我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叫‘二’的李奶奶。我可能不文艺,但我有手艺。新的一年,有许多心愿,我希望和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草木染的奇妙与快乐。也希望自己有一间新的工作室,小车库已经太小,装不下大大的梦想。”听着她喃喃的语絮,我仿佛看见了远方那片原始典雅的蓝海,看见墨时的那个梦想变得清亮。那么,手艺何尝不文艺?

新诗  
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 聂权的诗

春日

我种花,他给树浇水

忽然  
他咯咯笑着,趴在我背上  
抱住了我

三岁多的柔软小身体  
和无来由的善意  
让整个世界瞬间柔软  
让春日  
多了一条去路

熟悉

立刻就熟悉了。  
地铁上,素昧平生的两位母亲  
把他们放在相邻的座位上

“我五岁!你几岁?”  
“我四岁!”  
“我喜欢熊猫  
你喜欢什么?”

那么天然的喜悦  
茫茫无边的尘世  
他们是那么信任对方  
易于结识

流浪儿

用粉笔  
在水泥地上  
画一个妈妈

然后蜷缩在她的肚腹中睡去,像  
依偎着她  
也像仍然在她体内  
舍不得出生

简笔画的妈妈  
那么大  
她有漂亮长发、蝴蝶结  
有向日葵一样的圆脸庞  
和弯弯笑眼

森林公路

哦,天蓝,俄罗斯油画里的蓝  
哦,云时青时白,落下影子,大团大团

哦,两旁森林笔直  
落叶松笔直,樟子松笔直,白桦笔直

哦,森林公路笔直  
哦,只见蓝天白云朵  
道路无尽

哦,森林公路向上  
恍若理想的漫游  
哦,动人的心灵之声  
将引领我们去向哪里?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